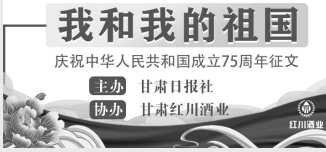




## 我的祖国

□ 牛庆国



认识祖国这两个字时  
我还是个孩子  
那时 我以为祖国  
就是母亲  
她用温暖的怀抱  
为我挡风挡雨  
她用母语教我说话  
用她辛劳的双手  
牵着我走路  
那时 也以为祖国  
就是一所学校  
有宽阔的操场  
美丽的童话  
和动听的歌谣  
以及无尽的遐想  
当我知道什么叫故乡时  
以为故乡就是祖国  
风霜雨雪的土地上  
四季的阳光里  
生长着祖国的庄稼  
生活着祖国勤劳的人民  
那里有我的父母  
和男女老少的乡亲们  
几十年过去  
想起第一次看见天安门  
是在小学课本上  
老师说天安门在北京  
那里是祖国的心脏  
我就感到祖国像一个巨人  
顶天立地  
祖国的英雄们  
也一个个顶天立地  
想去看天安门  
是我写在作文里的理想  
在祖国的天空下长大

我知道祖国的历史  
如土地般古老和辽阔  
而今天的祖国  
到处洒满阳光和雨露  
自豪来自祖国  
感动来自祖国  
我的幸福  
也来自祖国  
如今我已多次去过北京  
每次都去看天安门  
每次都仿佛听到  
1949年10月1日的  
那一声庄严宣告  
每次我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接受检阅的新兵  
那时 我感到祖国  
就是我的心跳  
蓝天上盘旋的鸽子  
仿佛心语  
我也去过大江南北  
和长城内外  
祖国好多好多的地方  
我看到的风景  
都是祖国的表情  
我听到的歌声  
都是祖国的旋律  
我看到的变化  
都是祖国前行的脚印  
我知道我的祖国  
名字叫中国  
那每一座山 每一条河  
每一座城市和村庄  
或者万家灯火  
都是祖国的一部分  
今天 我以时间之笔  
给祖国写下诗篇  
写下一个诗人  
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写下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祖国万岁

## “十一”感怀

□ 王华存

国歌嘹亮五星帜，史诗重温百感生。  
窑洞扎根党万苦，井冈引领历千惊。  
扬威军队长征路，飘动红旗解放城。  
英烈功勋铭册册，太平欢庆展雄风。

## 黄花塬上

□ 李新立

吸足了气，鼓足了劲，长长地喊上一嗓子，竖起耳朵，就是没有听到回声。我的声音在自由奔跑，无遮无拦。或许，一些声音跑散了，一些跌落在了沟渠里，一些融进了空气里。不奇怪，这是在塬上，是在黄花塬上。

夏末秋初，黄花塬上感觉不到风。黄花塬村的入口处，几位老者在聊天，他们说，即便是雷雨初发，也不会狂风大作。是的，天空挂了几朵棉花糖，并且越来越多，好像要起雷雨，我一直站在路口，却看不到树梢摇摆——柳树的枝条细长如丝，而杨树的叶子阔大，它们神态安详。风去了哪里呢？是不是塬的手掌太大，把风纳进了掌股之中？后来我想，的确是塬太宽广，风拧不成一股力，自己跑着跑着就跑散了。

雷雨之前，没起风，天热了好长一会儿，看不见踪影的蝉儿一直在头顶上空集体鸣叫，声音起伏有律，虽然嘶哑，却不让人烦躁。脖子上流着汗，不是那种酷热，炙烤的热。热也是均匀的。那几位老者说，黄花塬上，热得均匀，其实凉得也均匀。

这注定是个欢腾的秋季。

## 文海观潮

# 敦煌是我一生的课堂

□ 叶舟

昨天，我再一次来到敦煌，披挂着三危山上的月光，沐浴在这片绿洲盛大的天光中，心情忐忑而迫切。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来过多少次了，只要我的双脚站在这片天空下，她就一定会点亮我，赋能我，并且在她母亲般的庇护下，廓开我的想象，赐予我勇气和奔跑，让我的文字与吟唱布满一种哺育和恩养的光辉，延续至今。

我想，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就是一种深情主义的回报。这句话对我相当管用，所谓的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其实也正是这种心愿的表达。

20世纪90年代，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在创作一部名叫《大敦煌》的诗文集。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身上还带着校园诗人的特征，吟风弄月，强言哀愁，文字贫血而苍白。幸运的是，我最后找见了神圣的敦煌和伟大的河西走廊，她们容纳了一个少年的野心与追逐，并且像一块镇纸，压住了我狂

乱的心跳，让我学会了肃穆、宁静和持久的耐心。如今，这本诗文集仍在常销当中，“大敦煌”这三个字也成了公共词汇。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告诫自己，够了，我真的太累了，我也许该去干点别的什么了。

但是不！

2000年1月，我带着一批记者深入河西腹地，进行采访报道。在那个春节，大年初一，整个莫高窟只有我一个外人，我几乎拜谒了每座洞窟，我徜徉在大雪覆盖的宕泉河两岸，我和那些高大的银白杨度过了整整一天。临别前，我对着九层阁告诫自己，我将来一定要为敦煌、为莫高窟写一本大部头，作为我这样一个文学写作者的报答。

此后，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这个愿心让我备受煎熬，痛苦不堪。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我不停地出走，我频频拜访祁连山下的四郡两关，这期间，我还写出了《敦煌诗经》与《蓝

色的敦煌》等篇章，一直预备着自己的笔墨和勇敢。终于，在2018年，我所创作的109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上下两卷)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获得了各种奖项，进入了不同的榜单，迄今也仍在常销中，其精装本的首发式就是在敦煌举办的。今年年底，修订后的《敦煌本纪》(上中下三卷)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大型发布会也将在敦煌举办。值得一提的是，由著名朗诵艺术家李野墨先生播讲的《敦煌本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說连播节目中，播出了将近200集，以文学的方式，弘扬了敦煌文化。——做完了这些，我又告诫自己说，够了，真的够了，我应该去干点别的什么了。

但是不！

就在去年秋天，我再次食言了，应深圳方面的邀请，我创作了一部敦煌题材的舞剧剧本。在寒冬腊月的天气里，我带着剧组的主创团队，一直奔波

在莫高窟、鸣沙山和两关之间。在阳关脚下，我在积雪的大地上以指尖作笔，写下了：敦煌消息。也就巧了，根据我的剧本《敦煌消息》改编的这台舞剧，近日将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出，祝他们成功！

是的！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写作中，我逐渐地认识到，文学虽然要追求新异，但也应该保有正大之气象、光明之品格的求索，更要夺取一种铁马冰河、开疆辟土的勇气。——敦煌于我，恰巧就是这种品质和勇气的源泉，她也是我再次出发的根据地。

无需隐瞒，写作的疲倦是真实的，劳动的快乐也是天赐的，个中滋味，真是难以言说。现在，我又一次站在了敦煌，我还敢轻言放弃么？

但是不！

说到底，作为一名文学战士，我今天就是来领受使命、接受任务的。（本文为作者在“敦煌文化的文学表达”论坛上的演讲稿，有删节）

## 秋意

□ 丁静

风是秋的使者，带着节气的温度，越来越凉，越来越猛，吹得天空高远，大地丰饶，秋天越走越深了。

玉米棒子、谷子、糜子、大豆、向日葵、苹果、梨、枣子等累累果实垂下谦逊的头颅，向大地致谢。站在家乡的田野上，瞭望这比黄金华贵，比珠玉璀璨的秋天，怎能不激动！她安详娴静，饱满的粮食，遍地的果实，都是历经辛勤耕耘之后收获的“珍珠”。

我知道，在这片土地上和母亲一样勤劳的乡亲在谱写一本大书，春华秋实。

西边的天际染上了一层胭脂红，云层下方，太阳像一颗肥大的西红柿，把白昼最后的时刻装点得无比华美，鱼鳞似的瓦片、群山都镀上了一层娇羞的红晕，丰收后的田野沉浸在白昼即将结束时的寂静里。

忽然一群麻雀骤雨般下落，啄食后又扑棱棱飞到树上，花朵似的绽放，热烈地欢歌，又一阵风似的卷走。它们每天就这样歌唱着。

喜鹊巢筑在高大的树杈上，向阳而生，报晴报喜，忙碌充实。

一树树苹果香，酒一样弥漫，黄澄澄的梨子压弯了腰，枣子红得油亮油亮，葡萄串儿像瀑布似的流动——生命一旦果实累累，香甜酿成，谦恭便成了一

种无言的姿态。

这时候，田埂上的芨芨草，河边的芦苇，仰望天空，向夕阳行注目礼，进行庄严肃穆的送别，目睹太阳徐缓地、壮美地日落。此时此刻，我和草木一样，屏息凝神。

大地凉飕飕的，一片片红叶舞到我脚下。乡亲们还在灯光下扬场，骤雨般的麦粒沙沙啦啦地落下，满载着土豆的农用车从我身边驶过，另一辆车上的谷穗摇摇晃晃，感觉头重脚轻。炊烟飘来，土豆诱人的醇香馋得我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不知不觉，天地暗下来，星星探出来，像次第亮起的灯。

晚饭过后，劳累了一天的乡亲们有的睡了，有的在院子里默默地坐着，一星烟火，最是解乏；羊群里一阵躁动，“咩咩”的叫声此起彼伏；狗有一搭没一搭地轻吠。夜风送来果实醉人的香味，秋菊是乡里的隐士，幽幽地栖居。一片又一片叶子落下来……在深邃的天宇中，偶尔一颗流星划过，倏地消失，这是最具质感的夜啊，是心灵栖息的所在。

秋夜寂静，星子在絮语、在呢喃。我真想融化在这无边的秋夜中，做一粒饱满的粮食，一颗香甜的果实，一朵幽幽的金菊，一棵谦逊的大树，一只鸣叫的秋虫，一杯润湿的泥土……



第 3271 期

陇上新村

〔中国画〕

何正吉 作

## 且话秋分

□ 李学辉

农作物品种增多，稻米、小麦的适口性更强，糜子逐渐退于其他作物之后。但其地位一直顽强地存在，可见其生命力之绵长。

适口性，是人们选择食物的标准之一。糜子，味甘、性平、补中益气、健脾益肝。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的是它的保健功能了。

我的家乡冯家园子，地广。从我记事起，小麦和玉米是主角，谷子、胡麻、黄豆等也有专田种植，唯有糜子、高粱等，居于地块的边角角落。

种植面积不大，但糜子并不孤立。糜子不算主粮，仅用于填补村民的口粮。后来，我们很少有人拿出土地种植糜子，它实在产量低。再后来，四处奔波的我几乎没见过南方的糜子地了。

在秋风中，没有一片叶子是独立存在的。

秋分，把糜子推向了前台。

作为五谷之首，糜子曾在孕育人类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五谷，是古之所称的五种作物，南为“稻、黍、稷、麦、菽”，北指“麻、黍、稷、麦、菽”。后泛指粮食性作物。糜子正名称稷，别名为黍。它是我国最早驯化的作物品种，节水、耐旱、耐盐碱、耐贫瘠，适种性广泛。后

叫磨道，碾轱辘一般居于露天。石磨、碾盘凿琢的石材来自于祁连南山。推碾子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好在糜子数量不是太多。打糜子用棒槌，敲打糜子头时，切忌损伤糜秆。糜秆要用来扎笤帚。扎笤帚的物料有两种：用高粱秆扎的，叫高粱笤帚；用糜秆扎的，称糜糜笤帚。高粱秆扎的，用于扫地；糜秆扎的，用来扫炕。细一些的糜秆扎的，用来刷锅。

黄米稠饭的配菜是腌酸白菜。能让人余味悠长的是晾晒的干白菜，用水烫煮后加盐、醋便行。若秋萝卜下来，有一盘萝卜丝亦可。啥马配啥鞍。若有几片肉和酸白菜一炒，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秋分割糜忙。糜子一过秋分，不管熟不熟，都得收割。

三

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中秋节，亦由传统的祭月节演变而来。“朝日朝朝，夕月夕夕。”这种演变，有传统的承继，亦有推行的分化，其间还会注入诸多因素，也会因时而取舍，进而达到一

种精神指向，才被固定下来。

“庄稼成熟曰秋”。春分香花，秋分香果。节气的秋风，伴着成熟的庄稼气息，融合各种瓜果的香味，使整个秋天变得沉甸甸的、香喷喷的。再大的风，可以摇落树上的果实，但摇不散人们心中对丰收的喜悦。“尽借篱落看秋风”，秋风中荡漾的，是节气的从容，还有人们心中的那种慰藉。

四

每至秋分节气，尽管地域性不同、展示的农产品不同、庆祝的方式不同，但农民们广泛参与的热情、承继的传统文化习俗，还有那种属于自己节日的归属感，都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节日的高度认同。农民所看重的，不仅是农事与节庆的相融，还有对“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祈愿。

甲辰中秋节，月圆秋分前。秋分节气未到，圆月已经挂在了天空。中秋赏月，是我国的传统习俗。“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团圆连着丰收，两种“意象”的叠加，使秋分节气弥散着满满的烟火气、喜悦情、亲和力和成就感。

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力，使节气的社会性意义更为广泛。尤其在秋分节气，线上、线下，农产品没有了时空距离，都在拉长着秋天。

还在田野守望秋天的庄稼们，玉米挺着棒子，谷子低头沉思，高粱红腮欲醉，它们等待的，不再是镰刀，而是一台台高大而快捷的联合收割机。